

NI SI

CUICAN XINGHE

你似璀璨星河

赫连哀

著

两个绘画天才的
青春“白夜行”

那些
藏起来的秘密，
我都说给你听。



只剩10岁智商的
财团继承人
重遇初恋

她成了
小叔叔的未婚妻

//

不记得她，
但好想黏着她怎么办？

你似 璀璨 星河

NI SI

CUICAN

XINGHE

赫连哀

/ 著

Hush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第 | 一 | 版 | 第 | 一 | 次 | 印 | 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似璀璨星河 / 赫连哀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8
ISBN 978-7-5500-2927-9

I. ①你… II. ①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50899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你似璀璨星河
作 者 赫连哀
出版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王俊琴 辛蔚萍
特约编辑 伍 利
封面设计 孙欣瑞
内页设计 孙欣瑞
特约绘制 阿珺axu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85千字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927-9
定 价 32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31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你似璀璨星河

NI SI CUICAN XINGHE

001 / 楔子

003 / 前章
为你所有

085 / Chapter 5
不能说的秘密

021 / Chapter 1
他回来了

101 / Chapter 6
昨日重现

040 / Chapter 2
上帝的原谅

115 / Chapter 7
舍不得丢的回忆

053 / Chapter 3
星云如你

129 / Chapter 8
下雨天了会想你

065 / Chapter 4
你好呀，小天使

149 / Chapter 9
可惜没有如果



你似璀璨星河

NI SI CUICAN XINGHE

165 / **Chapter 10**
江英南的过去

179 / **Chapter 11**
噩梦还原

197 / **Chapter 12**
金丝笼里的麻雀

213 / **Chapter 13**
画出凶手的样子

228 / **Chapter 14**
罪恶审判

246 / **Chapter 15**
嫌疑人的现身

263 / **Chapter 16**
谁都不能伤害他爱的人

278 / **Chapter 17**
尾声

楔子

两天前的深夜，我做了一个梦。

梦境中，我和父亲一起目睹了发生在郊外的那场车祸，模糊的血肉，刺耳的尖叫。我猛然醒来，眼眶早已盛不下泪水。

皮箱最下面的隔层放着一张旧照片。

这是我的外婆。

当我站在洛杉矶万豪 32 楼的金碧走廊里与她通话时，她正搭着一小时的公交车，去镇上买些稍微便宜一点的好牛肉。

她还在满怀期待着：“囡囡，什么时候回趟家啊？”
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路过的金发女招待提醒我，这里是禁烟区，我抱歉一笑，礼貌地将烟头丢进垃圾桶里。

我时常问自己，我的生活应不应该多彩？

大概不应该。

应该是堂堂正正，应该是让外婆开心地去买最贵最好的鸡蛋和牛肉。

可终究是枉然。

因为我知道，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你没有吗？

前章

为 你 所 有

按道理说，袁静书不至于去卖画赚钱。

她平时穿着精细讲究，背着一块昂贵的画板，有资格坐在教室里最舒适的位置，享受窗外最灿烂的阳光。

她可以把男同学的情书漫不经心地丢进垃圾桶，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“对不起”，继而让男生更着迷，女生更唾弃。

按说，她不该去夜市上卖画。

但的确有同学看见了，一幅临摹雷诺阿的《阳光中的裸女》，她收了2000块。

同学们私下里的议论并不好听，因为在这个学校，穷人向来要被看不起。好在她只是被怀疑，没有被挖出确凿的证据。

这似乎是袁静书这个月第三次从教务室出来，临近毕业，大家总是盯紧了几个保送的名额不遗余力地争取。

但从她略显不安的神色中可以看出，她并没有得偿所愿。

江奈良从走廊里忽地跳出来，带着一股风吓了她一跳，瘦高的身影遮住了她的视线。他最近出现得有些频繁。

江奈良低头扫了一眼她手中的画，最终目光落在她有些不规整的白衬衫上，然后很识趣地避重就轻道：“这种水平啊显然不行。”

她当然不行，只要有他在。

整所美院附中谁不知道江奈良，即便是她没日没夜地练习上百张，也抵不过他即兴画的一幅画，只要有他在，她永远都是第二名。难怪院长说有些人靠的不是勤奋，而是天赋。偏偏，江奈良就是这种人。

他当然可以继续拿他的第一名，可以去国外深造，可以拥有很多爱慕者。但是，他不该自以为知道一点她的秘密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嘲笑她、挖苦她。

“让开。”袁静书说。

江奈良不让，甚至靠近了几分，白色的衬衫上有股淡淡的薄荷香：“张老师他骗你的，什么会增加保送名额，”他眉眼一挑，“别信他。”

他这种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，轻易就把别人仅剩的希望捏了个粉碎。

他拦不住她就只好沿她的步子倒着走，歪着脑袋厚脸皮地问：“我有两张海岛乐园的票，要不要一起去？”

袁静书撞开他的肩膀，皮鞋声嗒嗒地回荡在空旷的走廊里。

“喂！”他冲着她的背影，只想到一种可能见到她的方式，于是喊，“你是不是还要去公墓啊？周日我陪你——”

他话音未落，她就已经消失在走廊的尽头。

江奈良懊恼地一皱眉，难道自己又说错话了？

那边，袁静书几乎是三步并作两步地逃出走廊，她重重地靠在墙上，深呼吸，再呼吸，眼泪还是不听使唤地啪嗒啪嗒往下掉。

她用手捂着嘴，生怕声音从指缝间溜出去。她真的不曾做错什么。这样的狼狈，她不想被任何人看到。

听到旁边有脚步声路过，袁静书条件反射般地站直了身子。她连忙把泪抹干，清了清嗓子，抱着画板从同学面前泰然自若地走过，依旧是那个令人羡慕的袁静书。

谣言并没有停止。

这次不仅是袁静书去街头卖画的事了，更有传言说，袁静书的母亲已经在半个月前死掉了，警戒线都拉了半条街。

警方称，袁母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是自杀。

这个结论难免让人怀疑。家长会上，见过袁母的同学不在少数，她喜欢穿绣碎花的蚕丝旗袍，梳着高高的发髻，和袁静书一样有些不食人间烟火，像清风里的桃花，举手投足间都是优雅。

怎么看也不像是会自杀的人。

同学们交头接耳，有人猜测：“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自杀，是谋杀吧。”

“因为钱吗？她家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。”

“什么有钱。我听说袁静书根本没有爸爸，妈妈也是专门给人当小三的，挣的钱也是脏钱。”说话的人一脸鄙夷。

另一个连忙接话：“对对，我也听说了。她妈是被包养的，我表哥就在酒店碰到过好几次呢。”

人群中又是一阵唏嘘。

江奈良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教室门口，他抱着书本往课桌上上一摆，“砰”的一声惊得大家把目光都投了过来。

江奈良入校以来就是公认的校草，人长得漂亮，家境也好。也许是江家保密工作做得太好，同学们都不知道他具体什么来头，暗地里议论一番，都是一副不明觉厉的表情。

此时江奈良什么也没说，只是这样冷冷地坐着，就让几个多嘴的女同学羞得鸦雀无声。

不知是不是凑巧，江奈良刚坐下，袁静书就进来了。

江奈良似乎很满意教室里此刻的安静，他闭着眼睛，倚在靠背上睡觉。

在被警察叫到教务室问话时，袁静书就猜到事情没那么好平息。刚才她坐在凳子上，平静地回答着警察的问题，问一句，答一句，条理清晰。

做笔录的小警察据说是刚从警校毕业，来报到的第三天就遇到了这桩命案。旁边那位负责问话的警察到了中年发福的年纪，资格老一点，态度有些不耐烦，大概也是猜出来在这儿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只是例行公事而已。

“小妹妹，你母亲出事前有没有什么怪异的举动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没有和什么人来往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认识王鸣吗？”

“我妈的情夫。”

警察小岳咂舌于她的回答：“最近他跟你母亲关系怎么样？”

袁静书抬头：“你们应该去问他。”

“那……”他还想继续问。

“对不起，我要去上课了。”袁静书安静起身走出了教务室。

为了不扩大影响，警察也没有在学校过多盘问。警察小岳临走前不忘安慰袁静书几句：“小妹妹，你妈妈的事别太难过，如果想起来什么，记得到刑警大队来找哥哥。”

“还哥哥呢，”中年警察把本子砸在小岳的脑袋上，“套什么近乎，一双猫眼盯着人家小姑娘看什么呢？”

小岳摸摸后脑勺，忙着解释：“张队，我没有啊。”

他们插科打诨，似乎是早已麻木，可以毫无愧疚地面对一桩凶杀案开着玩笑。

明明是盛夏，却感觉冷冷的。袁静书径直回去，转过连廊就看到了江奈良，他却像只猴子一样跑掉了。

刚走到教室，袁静书感觉身后有无数目光，但好在，她还是能像往常一样走到那个曾经令人羡慕的座位上。

一样温暖的阳光，一样在打瞌睡的江奈良。

不同的是，她的课桌上不知被谁写了两个字——婊子。

红色的粉笔显得格外刺眼。

袁静书的手在微微发抖，但她知道，在这教室的某个角落里，一定有人期待着她气急败坏。

这些天，颜料里的泥土、运动鞋里的钉子、盒饭里的石灰，都是为了看她恼羞成怒的模样。

她偏偏不要这种人如意。

袁静书平静地从书包里拿出橡皮，把那两个字擦得干干净净。

“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很多。”这是江奈良给袁静书的评价。

那时他们正站在郊外的山岗上，黄昏微微，有轻风荡起的白芦苇，夹杂着淡淡的草香，穿过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墓碑。

这里的墓地并不便宜。

大大小小的画加起来，袁静书卖了有26幅，勉强刚凑够。她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让母亲有个安定的家，至少，别像从前那样。

江奈良将一束花放在墓碑前，回头问她：“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他自以为了解她，就要插手她的生活。就像她从没告诉他卖画的原因，他总是有办法顺藤摸瓜找到她，乐此不疲得像个傻瓜。

“不用你管。”天知道，她有多想躲开他。

江奈良当然不会给她这个机会，三两步跑上去拦着，她不听，他便拽起她的手腕。袖口沿着手腕滑落，她胳膊上的淤青和那道长长的刀疤赫然在目。

江奈良盯着她问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你被打死了我也不管吗？”

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她的？江奈良自己也不记得了。或许是某个夏日早上，她坐在高架画板前的专注；或许是清风细雨，她躲在青瓦屋檐下的慌张；又或许是在垃圾桶前，将他看起来还蛮好的画一张张撕得粉碎。

她对自己的要求太高，所以才会不快乐。

就像她一直极力隐藏的秘密，那么赤裸裸地被他撞见，她的自尊和无措，足以让她每次见到他都心有余悸。

所有来自他的关心，都在时时刻刻提醒她，她袁静书，就是过得如此凄惨。

酒鬼，赌徒，情妇，家暴……突然之间，这些词全都丢到了她一个人身上。

原来，她不只是不快乐。

母亲的钱一半供她读书，一半给了酒鬼。那个人常年不回家，每次回来都是一场噩梦。

张老师告诉袁静书，这样的情况显然不能保送，即使她的成绩在年级数一数二。

也正是那天午后，江奈良路过教室外，看见她低着头局促地站在窗边，老师的手似有深意地划过她雪白的衬衫，第一个扣子被解开，她慌忙一躲，险些摔倒。

脑海中能想到的画面并不美好。

江奈良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坐视不理，他冲进办公室给了老师一拳，换来的是两个人被通报批评，并且都取消了保送资格。

江奈良似乎忘了，想伸张所谓的正义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他可以完全不在乎这些，可以随家里的安排去念更好的大学。但，袁静书不行。

他记得她站在葱郁的梧桐树下，用她向来擅长的文字游戏告诉他：“江奈良，你以为恶魔都在地狱吗？不，他们在人间。”

她又比他拔了一个高度。

江奈良没有这么高的思想，他忍受不了自己在乎的人在别人面前低三下四，别人是男人，别人是他们的老师。

江奈良手心握出了汗，他没办法像袁静书一样忍气吞声。施暴者之所以肆无忌惮，是因为从来没人敢把这种事说出来，没人会试图挑战他的权威，袁静书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谁会想到仪表堂堂的教务处主任背地里会干这样龌龊的勾当？

想搞臭一个人其实很简单。如今网络这么发达，舆论可以完全毁掉一个人。

当张主任的行径被曝光，当他抱着纸箱收拾细软从办公室灰溜溜地逃走，江奈良站在校门外听到了他的控诉。他推着鼻梁上的金丝眼镜，像只过街老鼠：“现在的学生太可怕，现在的网络太可怕……”

瞧，他从来不认为可怕的人，是他自己。

那晚，江奈良只是想去找袁静书告诉她，没事了，从此不会有人再骚扰她。

他刚走到胡同，却看到袁静书惊慌失措地从家里逃出来，手里竟然还握着一把带血的刀。

警戒线第二天就拉了起来。

他总要找她问个究竟。

“江奈良，事实就是你看到的。如果你想，那就去报警好了。”雨水打落在她身上，像她的话一样没有温度。

他急了：“你明知道我不会。”

“那你就放过我！”她的眼眶有翻滚的热泪，沿着脸颊滴下。

他自以为勇敢，却不知道被驱逐的不只是张主任，还有流言中她那颗卑微的自尊心。人们说，那么多学生为何偏偏挑袁静书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肯定是她不检点。

江奈良的蛮勇将她推到了山崖，再退一步，她就会粉身碎骨。虽然，这是十七年中第一次有人为她勇敢。

“静书，你别这样……”江奈良从没见过她哭。

她是在开学典礼上侃侃而谈的学生代表，是手上起了血泡也坚持画画的资优生，是在他拿到绘画金奖时投来不屑目光的袁静书。

她的人生有很多种可能，无论是哪种，都不该是眼前的这种。

“江奈良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”袁静书站在芦苇荡起的山岗，望向远处的夕阳。

被猝不及防地道破心事，江奈良有那么片刻的愣神，而后他嘴角一扬：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她不能怎样，从来都是他要怎样。

江奈良不知怎的从手心变出一块石子：“会打水漂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他一脸嫌弃却还是把石子塞进她手里：“手腕要用力，力道向上。”他站在背后相当有耐心地辅导着，几次下来，她显得不那么笨拙了。

“我们来比赛怎么样？”

“比什么？”

“打水漂啊。”江奈良说，“输的人要答应对方一件事。”

她总算明白了他的“别有用心”，于是摇头：“这不公平。”

“这世上的事本来就不公平，”他不给她反驳的机会，像是预谋好般退让了一步，“你投三次，我投一次，这总可以了吧。”

事实证明，她一样输得很惨。江奈良的石子就像是长了翅膀一样点着水飞向对岸，她丢了几次都是“扑通”一声就掉进了河里。

愿赌服输，她拍拍手心的泥土，问：“你想让我做什么？”

他突然喊她的名字：“袁静书——”

“嗯？”

她回头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一张相片从拍立得里滑了出来。

江奈良拿着相纸在风中甩了甩，然后点评着：“拍得还不错。”

相片里，他站在前面反手比了个胜利的手势，后面的袁静书长发被风吹起，正巧露出一个不经意的微笑，一望无垠的芦苇丛，乘着风像是起伏的波浪。

“送你了。”他大方地把相片递给她。

“哦……”她默默地接着，“你还没说要我做什么。”

“等我想到再说喽。”